语文观点 | 孟凡军：小说教学要“三尊重”

教学《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不外乎三要素教学、故事巧合教学、矛盾冲突教学、叙事视角教学等，但高亢老师却另开一路，以“道具”作为教学主线，以“道具”解读作为单元教学整合点，以“三尊重”为小说教学提供了一种新思维。

一、尊重知识，发展素养。

关键能力必须源自必备知识，知识是素养生长的基础和平台，是素养的必要元素和基础性元素。素养的发展，以知识内化为学生个体动力。知识与素养不是对立而是统一，知识越丰富，获得的素养可能越高。

     道具是什么？就是器物。形象一点说，就是《祝福》中祥林嫂的长竹竿、鲁四老爷书房里的对联，《百合花》中新媳妇的“被子”，《哦，香雪》中的铅笔盒，《项链》中的项链，《红楼梦》中大观园的饮食、贾宝玉的宝玉、蒋玉菡的汗巾。道具也是知识，而且是学生必备的学科本体性知识。这些由刻意创设的客观物件具有象征性、隐喻性、多义性，小说中有意识地描写和运用十分常见，其作用也十分耐人寻味：可成为文势发展的催化剂，可作为叙事的线索，可揭示人物的身份、地位、性格和命运，可折射人物内心世界，可彰显人情世故……

    小说阅读为什么难度大？主要还是文学知识缺位造成的能力硬伤。王荣生先生说：“教什么永远比怎么教更重要。”撇开“更”字，这句话告诉我们“教什么”在什么时候都是重要的。高老师的教学设计，把小说中的“道具”作为核心教学内容，引导学生理解知识，运用知识解决问题，不仅弥补了学生小说阅读的知识缺陷，也使得知识与能力、知识与素养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二、尊重文体，因文施教。

文因体立，体生文势。不同文体因内容不同、表述方式不同，呈现出来的理路和特质也不同，这决定了文章应该“教什么”和“怎么教”。

     小说，是叙事的艺术，追求的是以更好的叙述方式讲好故事。现代叙事学理论也强调，对小说而言，只谈内容是不够的，那仅仅是在谈社会经验，只有把形式搞清楚，小说的艺术性才能充分体现。

     高老师的设计以小说叙事特性之一的道具作为触发点，沿着环境、情节、人物三个向度进行教学拓展，具化链接了小说道具与叙事时间、频率、视角以及节奏，为学生提供了多元化的小说解读视角，教学设计不仅具有小说的文类特性，也让教学更具有小说的思维特性。 三、尊重专题，单元教学。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属于统编高中语文必修下第六单元，单元内另有《祝福》《装在套子里的人》《促织》《变形记》等，共5文3课，单元主题是“观察与批判”。所在单元导语中有学习提示：学习本单元，要在人物与社会环境共生、互动的关系中认识人物性格的形成和发展；要了解作者如何运用多种艺术手法实现创作意图。

     如何观察批判？如何有效达成这一学习目标？仔细审读，这5篇小说虽分属古今中外，但在人物与社会环境共生互动和细节描写上的表现手法有着惊人的一致性。《祝福》中的竹篮、破碗、祭祀器皿、门槛，《装在套子里的人》中的雨鞋、雨伞、黑眼镜、棉大衣、黑帽子，《促织》中的促织，《变形记》中的甲虫……小说中，这些“物”既是道具，也是叙事手法；既是自然环境，也是社会环境。它们与小说人物有着密切的共生关系，批判、讽刺、同情等各种情绪和各种主题都借助这些“物”作为媒介，得以尽情展现。这既是解读小说的一把钥匙，也是组织小说教学的一种思路。

     而统编版语文教材的任务群组元和专题组元为我们提供了这样教学的可能。本单元5篇文本，在“物”的构思设计与叙事运用上，既有点的各自独特呈现，又有多点成线成面的学理逻辑，以“道具”这一艺术密码为抓手，围绕“道具”链接小说环境、情节、人物、主题，由“这一篇”延伸至“这一类”。高老师的作业设计，让学生以《林教头风雪山神庙》为引子，观照本单元其余4篇文本，这就在道具这一教学主线上，形成了前后关联、点线结合的学习链条，在求同、比异、整合中，不仅能有效地促进学生对知识深层次的理解和知识系统的建构，而且能以知识的深度处理促进学生深度学习和结构化学习，从而形成专题教学和大单元教学的新角度。

     当然，高老师的教学设计还可以做如下调整：把传统问题设计成情境问题，把碎片化问题整合成任务型主问题，把“道具”嵌入情境化学习问题中，赋予知识境域性特征，以任务驱动优化学习生态，让学生在情境问题中自主探究，自主结论，自主建构知识。